

足本
施印水滸傳演義
卷一

卷六

嗟吁

上海廣興書

精校金圖
足本鉛印繡像水滸傳演義

局印行

第二十五回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

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寫一部書中人最易寫。宋江最難寫。故讀書者一百人傳中最易讀。宋江傳最難讀。此書寫人處皆好。即真筆也。蓋宋江傳最易讀。宋江傳最難讀。此書寫人處皆好。即真筆也。

話說當時宋太公掇個梯子上牆來看時。只見火把叢中約有一百餘人。當頭兩個便是鄆城縣新參的都頭。却是弟兄兩個。一個叫做趙能。一個叫做趙得。兩個便叫道。宋太公。你若是曉事的。便把兒子宋江獻將出來。我們自將就他。若是不教他出官時。和你這老子一發捉了去。宋太公道。宋江幾時回來。趙能道。你便休胡說。有人在村口見他從張社長家店裏喫了酒歸來。亦有人跟到這里。句好你如何賴得過。宋江在梯子邊說道。父親和他論甚口。孩兒便挺身出官也不妨。縣裏府上都有相識。況已經赦宥的事了。必當減罪。求告這廝們做甚麼。趙家那廝是個刀徒。如今暴得做個都頭。知道甚麼義理。暴字妙麗。世不盡他又和孩兒沒人情。空自求他。宋太公哭道。是我苦了孩兒。宋江道。父親休煩惱。官司見了。倒是有幸。明日孩兒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兒殺人放火的弟兄們。打在網裏。如何能彀見父親。於清風山收羅花榮秦明黃信呂方郭盛及燕順等三人紛紛入水泊者復是何人。方得死父賺轉便將生父熱瞞便斷配在他州外府也須有程限。日後歸來。也得早晚伏侍父親終身。宋太公道。既是孩兒恁的說時。我自來上下使用。買個好去處。宋江便上梯來。叫道。你們且不要鬧我的罪犯。今已赦宥。定是不死。且請二位都頭進敝莊少敍三杯。明日一同見官。趙能道。你休使見識。賺我入來。醜宋江道。我如何連累父親弟兄。你們只顧進家裏來。宋江便下梯子來。開了莊門。請兩個都頭到莊裏堂上坐下。連夜殺雞宰鵝。置酒相待。那一百士兵人等都與酒食管待。送些錢物之類。取二十兩花銀。把來送與兩位都頭。做好看錢。只三個字便勝過一篇錢神論。○人之所以必要錢者以錢能使人人好看也。人以錢爲命而亦有時以錢與人者。既要看人。又要有守錢成害而不要好看者。斯又一類也矣。當夜兩個都頭就在莊上歇了。次早五更同到縣前。

便不復顧錢也。乃世又有守錢成害而不要好看者。斯又一類也矣。

至於又卒而誠有以知其全劣謂無好可不善讀之書人又謂絲全而易於江猶於宋而讀至全劣也。宋江至絲至全劣也。

等待天明解到縣裏來時。知縣纔出升堂。只見都頭趙能趙得押解宋江出官。知縣時文彬見了大喜。責令宋江供狀。當下宋江一筆供招。不合於前年秋間典贍到閻婆惜爲妾爲因不良。一時恃酒爭論鬭毆。致被誤殺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緝捕到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無詞。饒備說宋江平日的好處。知縣自心裏也有八分開豁他。數語皆爲送配作地當時依准了供狀。免上長枷手扭。只散禁在牢裏。宋太公自來買上告下。使用錢帛那時閻婆已自身故了。半年沒了苦主。這張三又沒了粉頭。不來做甚冤家。無筆不到若非此二語便將必入宋江死罪。瘦死驃城獄耶算來不如放他送配出去再生出來使讀者歡喜故當省卽省乃文家妙訣也縣裏疊成文案。待六十日限滿。結解上濟州聽斷。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繇。赦前恩宥之事。已成減罪。把宋江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本州官吏亦有認得宋江的。更兼他有錢帛使用。二句名喚做斷杖刺配。又無苦主執證。三句衆人維持下來。都不甚深重。當廳帶上行枷。押了一道牒文。差兩個防送公人。無非是張千李萬。三字妙可見一部書皆從才子文中捏造而出。愚夫則必謂真有其事當下兩個公人領了公文。監押宋江到州衙前。宋江的父親宋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那里等候。置酒管待兩個公人。齎發了些銀兩。教宋江換了衣服。打拴了包裹。穿了麻鞋。宋太公喚宋江到僻靜處叮囑道。我知江州是個好地。面魚米之鄉。特地使錢買將那里去。你可寬心守耐。我自使四郎來望你。固少不得盤纏有便見早得回來。父子團圓。兄弟完聚。宋江灑淚拜辭了父親。洒淚兄弟宋清送一程路。宋江臨別時囑付兄弟道。我此去不要你們憂心。只有父親年紀高大。我又累被官司纏擾。背井離鄉而去。遂以是雖累耳。無節則於肅敬然之莫不。宋江信筆於是者爲仁人。豈將無累耳。無篇則於忠信君子也。

華子之徒初乎哉史不
記漢武初未嘗有
漢武字累漢不之
讀者是則是莫非明
漢武洞燃也嗚呼
正神固在也而然
史同法也而然也
豈也而然也而然也

兄弟你早晚只在家侍奉。休要爲我到江州來棄擲父親無人看顧。於太公許四郎來此是人情文情兩所必至然後文來則費筆不來又疑漏筆不如便於此處隨手放倒省却無數心機我自江湖上相識多見的那一個不相助盤纏自有對付處天若見憐有一日歸來也。宋清酒淚拜辭了。父前子灑淚兄前弟灑淚寫得秩秩然自回家中去侍奉父親宋太公不在話下只說宋江和兩個

公人上路那張千李萬已得了宋江銀兩又因他是好漢因此於路上只是伏侍宋江三個人上路行了一日到晚投客店安歇了打火做些飯喫又買些酒肉請兩個公人宋江對他說道實不瞞你兩個說我們今日此去正從梁山泊邊過山寨上有幾個好漢聞我的名字怕他下山來奪我枉驚了你們我和你兩個明日早起些只揀小路裏過去甯可多走幾里不妨兩個公人道押司你不說俺們如何得知我等自認得小路過去定不得撞着他們當夜計議定了次日起個五更來打火兩個公人和宋江離了客店只從小路裏走約莫也走了三十里路只是赤髮鬼劉唐。全泊頭領分路等候而撞着宋江獨是劉唐者舊劉唐則衆人見言他人則劉唐不見此固史氏之法也將領着三五十人便來殺那兩個公人這張千李萬謊做一堆兒跪在地下宋江叫道兄弟你要殺誰劉唐道哥哥不殺了這兩個男女等甚麼宋江道不要你汗了手把刀來我殺便了。筆墨發發合人莫測其故兩個人只叫得苦。四字爾爲擊應爲奇來的不是別人爲頭的好漢正

後吟反詩之前殆所以深明宋江之懶詐耶

妙宋江接過。此等處寫出宋江權術問劉唐道你殺公人何意劉唐說道奉山上哥哥將令特使人打聽得哥哥喫官司直要來鄆城縣劫牢却知道哥哥不會在牢裏不曾受苦今番打聽得斷配江州只怕路上錯了路頭教大小頭領分付去四路等候迎接哥哥。補文中之所無便請上山這兩個公人不殺了如何宋江道這個不是你們弟兄擡舉宋江倒要陷我不忠不孝之地。其言甚正然作者持書之於風流起行之看假此其所以爲宋江

也○立意原本忠孝是宋江好處處
處以權詐行其忠孝是宋江不好處

自刎之假不如
奪刀之眞然眞

者終爲小卒假者終爲大
王世事如此何可勝曉

宋江道。你弟兄們若是可憐見宋江時容我去江州牢城聽候限滿回來。那時

却待與你們相會。劉唐道。哥哥這話。小弟不敢主張。

前面大路上有軍師吳學究同花知寨

迎迓哥哥。二人容小弟着小校請來商議。宋江道。我只是這句話。繇你們怎地商

量。小嘍囉去報。不多時只見吳用花榮兩騎馬在前。後面數十騎馬跟着。飛到面前下馬敍禮

罷。花榮便道。如何不與兄長開了枷。

花榮宋江道。賢弟是甚麼話。此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動。

宋江假○於知已兄弟面前偏說此話於
李家店穆家莊偏又不然寫盡宋江醜態
寫宋江假殺出不得吳用圈套看他
只一笑字便已算定不是今日之事

晁頭領多時不曾得與仁兄相會。今次也正要和兄長說幾句心腹的話。略請到山寨少敍片時便送登程。

看他便罷
眾宋江

宋江聽了道。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

看他也罷
吳用○寫兩

人互用權術相加
真是出色妙筆
便要再說一句寫
得橫詐人如鏡

扶起兩個公人來。宋江道。要他兩個放心甯可我死。不可害他。

看他也罷
留則定不害二人空偏是宋江

當時載過山前大路。却把山轎教人擡了。直到斷金亭來歇了。叫小嘍囉四下里去請衆頭領都來聚會。

妙迎接上山。到聚義廳上相見。晁蓋謝道。自從鄆城救了性命。兄弟們到此無日不想大恩。前者又蒙引薦諸位豪傑上山。光輝草寨報恩無門。宋江答道。小可自從別後殺死淫婦逃在江湖上去了。半年本欲上山相探兄長一面。偶然村店裏遇得石勇。稍寄家書。只說父親棄世。不想却是父親恐怕宋江隨衆好漢入夥去了。因此寫書來喚我回家。雖然明喫官司

多得上下之人看覩。不曾重傷。今配江州。亦是好處。適蒙呼喚。不敢不至。今來既見了尊顏。奈有限期相逼。我不敢久住。只此告辭。

前聚濟風後吟

反詩抑又何也

晁蓋道。直如此忙。

人妙

且請少坐。兩個中間坐

了宋江便叫兩個公人只在交椅後坐。與他寸步不離。偏是假人偏在人面前做張致寫得真是如鏡。晁蓋叫

着他寫宋江假○便不要害公人亦何至於如此

叫

許多頭領都來參拜了。宋江分兩行坐下。小頭目一面斟酒。先是晁蓋把盞了。向後軍師吳學究公孫勝起至白勝。把盞下來。酒至數巡。宋江起身相謝道。足見弟兄們相愛之情。宋江是個得罪囚人。不敢久停。只此告辭。

只要問前聚清風
後吟反詩何也

晁蓋

道

仁兄直如此見怪。

罵得假

人妙

雖然仁兄不肯要壞兩個公人。多與他些金銀發付。他回去只說我梁山泊搶擄了去。不到得治罪於他。宋江道兄這話休題。這等不是擡舉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如何敢違了他的教訓。負累了他。前者一時乘興。與衆位來相投。

寫他自解○試問天下後世此語還爲前同一篇解得過否

天幸使

令石勇在村店裏撞見在下。指引回家。父親說出這個緣故。情願教小可明喫了官司。急斷配出來。又頻頻囑付。臨行之時。又千叮萬囑。教我休爲快樂。苦害家中。免累老父。惶惶驚恐。因此父親明明訓教宋江。小可不爭隨順了。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願只就衆位手裏乞死。說罷淚如雨下。便拜倒在地。

極寫宋江權術
何也忠孝之性

生於心發於色誠不可斂雖用三軍奪一匹夫而不可得也如之何其至哭乎哭者人生暢遂之情非此時之所得來也

晁蓋

吳用

公孫勝

一齊扶起。衆人道。既是哥哥堅意要往

江州。今日且請寬心住一日。明日早送下山。三回五次。留得宋江就山寨喫了一日酒。教去了。

枷也不肯除。

再寫一句
與後對看

只和兩個公人同起同坐。當晚住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堅心要行。吳學究

道兄長聽稟。

看吳用更不留可謂惟曉知賦○寫吳
宋兩人權許相當處幾有曹楊之忌

吳用

有個

至愛相識

見在江州充做兩院押牢節級。姓戴

名宗。本處人稱爲戴院長。爲他有道術。一日能行八百里。人都喚他做神行太保。此人十分仗義疎財。夜來小生脩下一封書在此。與兄長去到彼時。可和本人做個相識。但有甚事可教衆

兄弟知道。衆頭領挽留不住。安排筵宴送行。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

讀作引
爲揚陽

又將二十兩銀子。

送與兩個公人。就與宋江挑了包裹。都送下山來。一個個都作別了。吳學究和花榮直送過渡到大路二十里外。二人送○迎宋江用吳用花榮者花榮與宋江最厚。蓋是以情招之冀其必來也。然又算到宋江假人未必為情所動。則必須又用吳用以智勝之。此二人迎宋江之意也。送時又用二人者。迎旣有之。送亦必然。此作者所以自成其章法也。乃俗子無賴。忽因

此文便向後日捏撮成吳用花榮與宋江同死之文。爲之欲啞而死。

衆頭領回上山去。只說宋江自和兩個防送公人取路投江州來。那個公

人見了山寨裏許多人馬。

句一衆頭領一個個都拜宋江。又得他那裏若干銀兩。

一路上只

是小心伏侍宋江。三個人在路約行了半月之上。早來到一個去處。望見前面一座高嶺。兩個公人說道。好了。過得這條揭陽嶺。便是潯陽江。到江州却是水路。相去不遠。宋江道。天色暄暖。趁早走過嶺去。尋個宿頭。公人道。押司說得是。三個人廝趕着奔過嶺來。行了半日。已過嶺頭。早看見嶺腳邊一個酒店。背靠巔崖門臨怪樹。前後都是草房。去那樹陰之下。挑出一個酒旗兒來。

畫出陰慘

宋江見了。心中歡喜。便與公人道。我們肚裏正飢渴哩。原來這嶺上有個酒店。我們

且買碗酒喫。再走三個人入酒店來。兩個公人把行李歇了。將水火棍靠在壁上。宋江讓他兩個公人上首坐定。宋江下首坐了半個時辰。不見一個人出來。

置之死地而又生是必天然。有以生之故妙也。宋江不在矣。使無此句。而但於後云等。男女不見歸。豈不同西遊捏撮耶。

入酒店坐下半個時辰。不見人出來。早已光明火家

宋江叫道。怎地不見有主人家。只聽得裏面應道。來也。來也。側首屋下走出一個大漢來。赤色虬鬚紅絲虎眼。頭上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布背心。露着兩臂。下面圍一條布手巾。看着宋江三個人唱個喏。

畫出陰慘

道。客人打多少酒。宋江道。我們走得肚飢。你這裏有

甚麼肉賣。那人道。只有熟牛肉和渾白酒。宋江道。最好。你先切三斤熟牛肉來。打一角酒來。

那人道。客人休怪。說我這裏嶺上賣酒。只是先交了錢。

好

方纔吃酒。宋江道。倒是先還了錢喫酒。

我也喜歡。等我先取銀子與你。宋江便去打開包裹。取出些碎銀子。那人立在側邊偷眼睃着。好見他包裹沉重。有些油水。心內自有八分歡喜。接了宋江的銀子。便去裏面舀一桶酒。切一

盤牛肉出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筋一面篩酒三個人一頭喫一面口裏說道如今江湖上歹

人多有千萬好漢着了道兒的酒肉裏下了蒙汗藥麻翻了劫了財物人肉把來做饅頭餡子

我只是不信那裏有這話好那賣酒的人笑道你三個說了不要喫我這酒和肉裏面都有了

麻藥好宋江笑道這個大哥瞧見我們說着麻藥便來取笑好兩個公人道大哥熱喫一碗也

好那人道你們要熱喫我便將去燙來那人燙熱了將來篩做三碗正是飢渴之中酒肉到口

如何不喫三人各喫了一碗下去只見兩個公人瞪了雙眼口角邊流下涎水來你揪我扯望

後便倒宋江跳起來道你兩個怎地喫得一碗便恁醉了向前來扶他三個人偏留一個人再作一縱不覺自家也

頭暉眼花撲地倒了光着眼都面面廝覬麻木了動彈不得酒店裏那人道慚愧好幾日沒買

賣今日天送這三頭行貨來與我先把宋江倒拖了入去山巖邊人肉作房裏放在剝人凳上

宋江又來把這兩個公人也倒了入去奈那人再來却把包裹行李都提在後屋內打開看時

都是金銀那人自道我開了許多年酒店不曾見着這等一個囚徒不知其人視其物亦可以動心矣偏不轉筆偏能再生出事來量這

等一個罪人怎地有許多財物却不是從天降下賜與我的那人看罷包裹却再包了且去門

前望幾個火家歸來開剝立在門前看了一回不見一個男女歸來讀者無不知賴有此句宋江當得不死而殊

於並無一人出來句也只見嶺下這邊三個人奔上嶺來陸接奇文有怪峯飛來之勢那人却認得忙慌迎接道大哥那裏去來

那三個內一個大漢應道便分主使我他特地上嶺來接一個人奇料道是來的程途一日期了

我每日出來只在嶺下等候不見到正不知在那裏擋擋了遠不千里近則目前讀之絕倒那人道大哥却是等誰

那大漢道等個奢遮的好男子卽所謂只等一個因徒也那人問道甚麼奢遮的好男子那大漢答道你敢也聞

他的大名

綱帶妙絕○豈惟聞名實乃見面

便是濟州鄆城縣宋押司宋江那人道莫不是江湖上說的山東及時

雨宋公明。寫得過隙。那大漢道。正是此人。那人又問道。他却因甚打這里過。那大漢道。我本不知。妙。近日有個相識從濟州來說道。鄆城縣宋押司宋江。不知爲甚麼事。妙。○我本不知知之相識乃相識。亦復不知活寫出傳聞異辭來。發

在濟州府斷配江州牢城。我料想他必從這里過來。別處又無路。他在鄆城縣時。我尙且要去和他廝會。今次正從這里經過。如何不結識他。寫得筆墨淋漓。因此在嶺下連日等候。接了他四

恰表出山泊一番來

五日。並不見有一個囚徒過來。我今日同這兩個兄弟信步踱上山嶺來。你這里買碗

酒喫。就望你一望。近日你店裏買賣如何。忽然將說話閒閒說開去。妙絕不然便像特飛奔上嶺來救

宋江矣。○雖是閒閒說開然未句仍帶定話腳鬆急都有其妙。那人道。不瞞

大哥說。這幾個月裏好生沒買賣。今日謝天地。捉得三個行貨。又有些東西。那大漢慌忙問道。

三個甚樣人。○看他寫一個慌忙張致一個慢條斯里筆筆入妙那人道。兩個公人。和一個罪人。○非是那漢慢條斯里亦爲不如失足起大漢之慌故也那人失

驚道。這囚徒莫非是黑矮肥胖的人。○失足妙。○傳說宋江并傳其黑矮名士真有如此那人應道。真個不十分長大。面貌紫棠色。

倒絕。○連忙妙。○看他用慌忙字失驚字連忙字聲情俱有那人答道。方纔拖進作房去。等火夫未回。不曾開剝。○至此還說出開剝二字絕倒那人道。等我認他一認。○寫至此句有駿馬下坡之勢矣。入下忽又用認不得句。陡然一收筆法奇拗不可言。當下四個人進山巖邊。

人肉作房裏。只見剝人凳上挺着宋江和兩個公人。顛倒頭放在地下。那大漢看見宋江却又

不認得。○妙筆請他臉上金印。又不分曉。○妙筆沒可尋思處。猛想起道。且取公人的包裹來。我看

他公文便知。○絕處逢生那人道。說得是。便去房裏取過公人的包裹打開。見了一錠大銀。又有若干散碎銀兩。○無端寫來便成絕倒。○爲是宋江不得不救耳。不然滿眼如此物。胡可以忍耶。解開文書袋來。看了差批。衆人只叫得慚愧。那大漢便道。

天使令我今日上嶺來。早是不曾動手。爭些兒誤了我哥哥性命。那大漢便叫那人快討解藥

來。先救起我哥哥。那人也慌了。○半日寫那人如醉夢相似。所以襯起大漢也。此處寫那人也慌者。所以開釋那人也。

連忙調了解藥。便和那大漢去作

房裏。先開了枷。

前花榮要開宋江不肯。此李立私開宋江。不問皆作者筆法嚴冷處。或解云此處宋江未醒。安得責其不貢。其不貢。我不責其作房開時。可正責其出門帶時也。

扶將起來。把這解藥灌將下。

去四個人將宋江扛出前面客位裏。

四個人自扛宋江八人歸來
扛公人有輕重貴賤之分

那大漢扶住着漸漸醒來。光着眼看了

衆人立在面前。又不認得。

解時寫宋江問不答有不扶
妙絕責出初醒時也

誰我不是夢中麼。

寫宋江問不答有不扶
妙絕責出初醒時也

只見那大漢教兩個兄弟扶住了宋江。納頭便拜。宋江問道是

兩位高姓。

寫宋江只是動不得妙絕
動不得妙絕○凡三段寫拜乃其妙處恰在無文字處著文字之難知如此

那大漢道。小弟姓李名俊。祖貫廬州人氏。專在楊子江中。撐船船公爲生。

能識水性。人都呼小弟做混江龍。李俊便是這個賣酒的。是此間揭陽嶺人。只靠做私商道路人。

盡呼他做催命判官。李立這兩個兄弟。是此間潯陽江邊人。專販私鹽來這里貨賣。却是投奔

李俊家安身。大江中伏得水駕得船。是弟兄兩個。一個喚做洞蛟童威。一個喚做翻江蜃童

猛。兩個也拜了宋江四拜。

只是答不得扶不得妙絕○凡三段寫拜乃其妙處恰在無文字處著文字之難知如此

宋江問道。却纔麻翻了宋江。如何却知我姓名。

真要問

李俊道。小弟有個相識。近日做買賣從濟州回來。說起哥哥大名。爲事發在江州

牢城。李俊往常思念。只要去貴縣拜識哥哥。只爲緣分淺薄。不能彀去。今聞仁兄來江州。必從

這里經過。小弟連連在嶺下等接仁兄五七日了。不見來。今日無心。天幸使令李俊同兩個弟

兄上嶺來。就買杯酒喫。遇見李立說將起來。因此小弟大驚。慌忙去作房裏看了。却又不認得

哥哥。猛可思量起來。取討公文看了。纔知道是哥哥。不敢拜問仁兄。聞知在鄆城縣做押司。不知爲何事配來江州。

應前不知事句爲甚事句宋江把這殺了閻婆惜。直至石勇村店寄書回家事發。今次配來

江州。備細說了一遍。四人稱嘆不已。李立道。哥哥義士。必不肯胡行。

特書此一句與前吳用擊暎蓋李俊不留乃真信宋江吳用不留只是猶保宋江也

你快救起兩個公人來。李立連忙叫了火家。已都歸來了。便把公人扛出前面客位裏來。把解藥灌將下去。救

之滿天
下也

宋江答道。梁山泊苦死相留。我尙兀自不肯住。恐怕連累家中老父。

看他口說以口說求得孝子之名甚矣宋江表鉢

此間如何住得。李俊道。哥哥義士。必不肯胡行。

你快救起兩個

得兩個公人起來面面廝覷道。我們想是行路辛苦。恁地容易得醉。衆人聽了都笑。當晚李立置酒管待衆人在家裏過了一夜。次日又安排酒食管待。送出包裹。還了宋江。并兩個公人。當時相別了。宋江自和李俊童威童猛兩個公人下嶺來逕到李俊家歇下。置備酒食。懇懃相待。結拜宋江爲兄。留在家裏過了數日。宋江要行李。李俊留不住。取些銀兩齎發兩個公人。宋江再帶上行枷。朝廷法度擅動
宋江不問何也收拾了包裹行李。辭別李俊童威童猛。離了揭陽嶺下。取路望江州來。三個公人行了半日。早是未牌時分。行到一個去處。只見人烟辏集。市井喧嘩。正來到市鎮上。只見那里一夥人圍住着看。宋江分開人叢。挨入去看時。却原來是一個使鎗棒賣膏藥的。宋江和兩個公人立住了脚。看他使了一回鎗棒。那教頭放下了手中鎗棒。又使了一回拳。宋江喝采道。好鎗棒拳法。那人却拿起一個盤子來。口裏開科道。妙小人遠方來的人。投貴地特來就事。雖無驚人的本事。全靠恩官作成。遠處誇稱近方賣弄。如要筋骨膏藥。當下取購。如不用膏藥。可煩賜些銀兩和銅錢散發。休教空過了。那教頭用盤子討了一會。沒一個出錢與他。妙那漢喝道。看官高擡貴手。又掠了一會。衆人都白著眼看。並沒一個出錢賞他。好宋江見他惶恐拿了盤子。沒人出錢。便叫個公人取出五兩銀子來。一路寫宋江都從銀錢上出色深表宋江無他好處。蓋作泥中有刺之筆也。宋江叫道。教頭我是一犯罪的人。沒甚與你這五兩白銀。權表小意。休嫌輕微。那漢子得了三五兩白銀。託在手裏。便敗科道怎地。一個有名的好漢。擡舉咱家。實是難得這位恩官。本身見自爲事在官。又是過往此間。惡顛倒齋發五兩白銀。正是當年却笑鄭元和。只向青樓買笑歌。惡慣使不能家豪富。風流不在着衣多。惡這五兩銀子。強似別的五十兩。惡自家拜揖。

願求恩官大名。使小人天下傳揚。惡宋江答道。教師量這些東西。值得幾多。不須致謝。正

說之間只見人叢裏一條大漢分開人衆搶近前來大喝道

奇文

兀那廝是甚麼鳥漢那裏來

的囚徒敢來滅俺揭陽鎮上威風。接着雙拳來打宋江。不因此起相爭。有分教。潯陽江上聚數籌攬海蒼龍。梁山泊上添一夥爬山猛虎。畢竟那漢爲甚麼要打宋江。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臣以忠名君之不幸。子以孝名父之不幸。古今來靠忠孝作文章的。必非真忠真孝之人。然春秋以至今日。子不敢弑父。臣不敢弑君。仍恃有不甚忠不甚孝之人在。卽如宋江生而未嘗不孝。多了個自以爲孝。生而未嘗不忠。多了個自以爲忠。況乎宋太公頻行囑付。莫謂梁山引去。試問宋江到底引去也。未滿口對晁蓋吳用說。朝廷王法不敢開枷。試問宋江開枷也。未真是言清行濁。假君子真小人。雖然得信奔孝。一被捉見官孝。二配江州過梁山。卽不落草。累及父母兄弟。孝三金聖嘆曰。宋江處處真却處處假。處處至誠却處處奸詐。余曰。處處真處處假。處處奸詐。處處至誠。於何見之。於大學誠中形外見之。又曰。魯達武松遇張青。宋江遇李立。都是饅頭料帳。達與松張青救之。宋江則李立不能救。李俊救之。較武松魯達更危。人生無道之世。大半爲饅頭作料。豈必十字坡揭陽嶺始能死人哉。

第三十六回 沒遮攔追趕及時雨 船火兒夜鬧潯陽江

書聖嘆外

此書寫

百七人

都一

有七

一百

人

行徑

心

地

然曾

宋江

有如

宋江

之初

活

話說當下宋江不合將五兩銀子齎發了那個教師。只見這揭陽鎮上衆人叢中鑽過這條大漢。睜着眼喝道。這廝那裏學得這些鳥搶棒來俺這揭陽鎮上逞強。我已分付了衆人休保他。你這廝如何賣弄有錢。宋江確四字_{四字}把銀子賞他。滅俺揭陽鎮上的威風。宋江應道。我自賞他銀兩。却干你甚事。那大漢揪住宋江喝道。你這賊配軍。敢回我話。宋江道。做甚麼不敢回你話。那大漢提起雙拳劈臉打來。宋江躲個過。那大漢又趕入一步來。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對。宋江要言放對下却不必宋江放對筆路那大漢却待掙扎起來。又被這教

那大漢肋骨上只一兜踉蹌一交。顛翻在地。偏寫顛得不甚費力興那大漢却待要和他放對。

曠蕩明月

之皎夏

潔之靈

太和春

直惟一銀

子爲

是張本

而自言

孝父母

斯不畏

天下人

不信

其父母

也敬天

地也

不言

天地

斯不

信人

也朝

天

不提

天

友也

信人

也朝

天

不至

下

也

惟

是愛

頭只一脚踢翻了。

偏翻頭次興揚陽
鎮上威風有聲應

兩個公人勸住教頭。那大漢從地下爬將起來。

七個字寫得羞

看了

極爲下文地步

宋江和教頭說道。使得使不得。教你兩個不要慌。一直望南去了。

一

宋江且請問教頭高姓。何處人氏。教頭答道。小人祖貫河南洛陽人氏。姓薛名永。祖父是老种經略相公帳前軍官。爲因

惡了同僚。不得陞用。子孫靠使鎗棒賣藥度日。江湖上但呼小人病大蟲薛永。不敢拜問恩官道。小可便是薛永聽罷便拜。宋江連忙扶住道。少敍三杯如何。薛永道好。正要拜識尊顏。却爲

高姓大名。宋江道。小可姓宋名江。祖貫鄆城縣人氏。薛永道。莫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宋江

無門。得遇兄長。慌忙收拾起鎗棒和藥囊。同宋江便往鄰近酒肆內去喫酒。只見酒家說道。酒

肉自有只是不敢賣與你們喫。

分付酒家不賣凡四般却一段
變換學園箇北徐公章法

宋江問道。緣何不賣與我們喫。酒家道。却

纔和你們廝打的大漢已使人分付了。

第一段作
兩節說

若是賣與你們喫時。把我這店子都打得粉碎。

我這里却是不敢惡他。這人是此間揭陽鎮上一霸。誰敢不聽他說。宋江道。既然恁地。我們去

休。那廝必然要來尋鬧。薛永道。小人也去店裏算了房錢還他。一兩日間也來江州相會。兄長

先行。宋江又取一二十兩子銀與薛永。

一路寫宋江好使銀處只是漫撒
更無他長是作者筆法嚴冷處

辭別了自去。宋江只得和兩個

公人也離了酒店。又自去一處喫酒。那店家說道。小郎已自都分付了我們。如何敢賣與你們

相容。宋江問時。都道他已着小郎連連分付去了。不許安着你們三個。

第四段
換一句

當下宋江見不是

話頭。三個便開拽脚步。望大路走着。看見一輪紅日低墜。天色昏暗。宋江和兩個公人心裏越

荒。三個商量道。沒來由看使鎗棒惡了這廝。如今閃得前不巴村。後不巴店。却是投那里去宿。天友信他。其惜朋友。不提天之不至。惟其人。是愛

一般說話。

第三段
段省

三個來到市稍盡頭。見了幾家打火小客店。正待要去投宿。却被他那里不肯

宋江所爲其性格亦因爲宋江而并其窺人固變起江邊。遂盡爲宋江所提。然區區一區天陽放之。遂易是區區猶事倒陰。易以銀吏謂事。徒以天下而謂之。蓋他日自稱爲孝子。三以爲是。是間作他日。是蓋爲是。

再補一句不是正路務與江岸相引

宋江道沒奈何雖然不在正路上明日多行二三里却不打甚麼。緊三

個人當時落路來行不到二里多路林子背後閃出一座大莊院來。宋江和兩行公人來到莊院前敲門。莊客聽得出來開門道你是甚人黃昏夜半來敲門打戶。宋江培着小心答道小人是個犯罪配送江州的人今日錯過了宿頭無處安歇欲求貴莊借宿一宵來早依例拜納房金。莊客道既你恁地你且在這裏少待等我入去報知莊主太公可容卽歇。莊客入去通報了。復翻身出來說道太公相請宋江和兩個公人到裏面草堂去參見了莊主太公太公分付教莊客領去門房裏安歇就與他們些晚飯喫。淨書所以便於那漢歸來也只一筆便打發到門房極其徑直。莊客聽了引去門草莫房下點起一盞燈教三人歇定了取三分飯食羹湯菜蔬教他三個喫了。莊客收了碗碟自入裏面去兩個公人道押司這裏又無外人一發除了行枷。這裏又無外人六字追入宋江心裏還是如鏡之筆快樂睡一夜明日早行宋江道說得是當時去了行枷。閒中無端出此一筆與前山泊對看所以深明宋江之機詐也寫宋江偏不答別句偏答出此三字和僻小路。閒中先看出妙不然後文如何忽然生得出來宋江看在眼裏三個淨了手入進房裏關上門去睡。宋江和兩個公人說道也難得這個莊主太公留俺們歇這一夜正說間聽得裏面有人。九字與第二節點火把來打麥場上一到處炤看陸然露出奇峯却只先作一影妙筆宋江在門縫裏張時見是太公引着三個莊客把火把到處炤看。宋江對公人道這太公和我父親一般件件定要自來炤管這早晚也不肯去睡。瑣瑣地親自點看。閒中無端忽然插入宋江不滿父親語暗與人前好話相射熱熒冷利妙不可言正說間只聽得外面有人。九字與上文作草法中間換一只外字叫開莊門。奇莊客

筆天下之人莫不自親

於宋江然

則者方而

留江開花

無花著

宋江無

父朝方且

無花迎

宋江無

不來花

宋江無

不開花

連忙來開了門。放入五七個人來。爲頭的手裏拿着朴刀。刀見 背後的都拿着稻叉棍棒。火把光下。宋江張看時。那個提朴刀的。正是在揭陽鎮上要打我們了那漢。再看方看出來○險 又聽得那太公問道。小郎你那里去來。和甚人廝打。日晚了。拖鎗拽棒那大漢道。阿爹不知哥哥在那裏麼。忽然增出 出哥哥 太公道。你哥哥喫得醉了。去睡在後面亭子上。那漢道。我自去叫他起來。我和他趕人。太公道。你又和誰合口。叫起哥哥來時。他却不肯干休。寫得增出之人倒又利害妙筆 你且對我說這緣故。那漢道。阿爹你不知。今日鎮上一個使鎗棒賣藥的漢子。耐耐那廝。不先來見我弟兄兩個。便去鎮上撒科賣藥。教使鎗棒。被我都分付了鎮上的人。分文不要與他賞錢。補敍出前文所無 不知那里走一個囚徒來。那廝還要做好漢。把五兩銀子賞他。減俺揭陽鎮上威風。我正要打那廝。却恨那賣藥的腦揪翻我。打了一頓。又踢了我一脚。至今腰裏還疼。我已教人四下里分付了酒店客店。不許着這廝們喫酒安歇。補敍前文所無 先教那廝三個。今夜沒存身處。隨後喫我叫了賭房一夥人。趕將去客店裏。拿得那賣藥的來。儘氣力打了一頓。如今把來弔在都頭家裏。補敍前文所無 明日送去江邊。細做一塊。拋在江裏。先是個錠鈕。則目前絕倒之筆 我如今呼起哥哥來。分投趕去。捉拏這廝。太公道。我兒休恁地短命相。他自有銀子賞那賣藥的。却干你甚事。你去打他做甚麼。可知道着他打了。也不會傷重。快依我口便罷。教哥哥得知。你喫人打了。他肯干罷。又是去害人性命。道這般不巧的事。怎生是好。却又撞在他家投宿。我們只宜走了好。倘或這廝得知。必然喫他漢。不顧太公說。擎着朴刀。逕入莊內去了。文情險怪之極。讀之如逢奇鬼 太公隨後也趕入去。宋江聽罷。對公人說。偏將未出現者倒得利害令文情險絕。

曰先開了

上

書曰

於別李

再帶上

房裏書曰

於穆家門

這裏又無

人一發

除了行枷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是當時

書曰

逃走時

書曰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

道說得

去

行枷

於宋江

自

了

行枷

於宋江

又書曰

宋江